

弘一法师:溪口“散心”住半月



1929年10月,50岁的弘一法师(右三),在宁波轮船码头“宁绍轮”轮埠前与黄寄慈(左一)等人合影。

□袁国松

弘一法师李叔同,半生繁华,半生空门。

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史中,他是学术界公认的通才和奇才。他的上半生繁华旖旎,乃风流富贵的翩翩公子,是无所不精的留洋才子,以擅书法、工诗词、通丹青、达音乐、精金石、善演艺而驰名于世。遁入空门的下半生,则被佛门弟子尊奉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世祖。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,是中国绚烂至极归于平淡清寂的典型人物。

1913年,李叔同被聘为浙江两级师范学校音乐、图画教师。1915年起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音乐、图画教师。在

从事艺术教育的七年间,他培养了许多现代中国早期艺术人才,有不少学生后来成为中国文化界的知名人士,如漫画家丰子恺,国画家潘天寿,音乐家刘质平、李鸿梁,作家曹聚仁,艺术教育家吴梦非,古文学家黄寄慈等等。

却说溪口武岭学校开办后,引进了一批全国一流的师资,李叔同高足黄寄慈,便是其中一员。1937年4月,蒋经国从苏联归国住溪口,蒋介石相继为儿子延请了多位老师,补习他的中文。经蒋经国之母毛福梅推荐,蒋介石指定上虞人、武岭学校国文教员黄寄慈,为蒋经国教授国学及书法。黄后来一直跟随蒋经国,曾任赣南专署秘书、蒋介石总裁办公室业务第九组

副组长等职。这已是后话了。

该说1931年的那个春夏之交了。“名誉院长谛闲老法师、院长炳瑞老法师、院长安心头陀、院董静安老和尚、院务总理栖莲方丈和尚、律学顾问弘一。”这些僧人联合发布了《南山律学院招收学僧通告》,计划于1932年正月十五日“始业”。这家律学院拟设在慈溪鸣鹤场五磊寺内,“南山律学院筹备处”的牌子则挂在宁波白衣寺门前。将出任律学顾问的弘一法师,对于此事,最初也是如沐春风,满心欢喜,积极备课。但到了9月中旬,作为“地主”的五磊寺住持栖莲法师,与“首席专家”弘一法师意见不合,致使法师的心绪十分不宁。

10月上旬,法师到宁波白衣寺暂住。当时栖莲法师跑到白衣寺,恳请弘一法师返还五磊寺,却无结果。数日后,为平息不快心境,深皱着眉目的弘一法师,索性来到溪口武岭学校找他的学生——在武岭学校任教的黄寄慈,想在那儿“散散心”。

那年,弘一法师“散心”的武岭学校,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?

“正对着文昌阁的是一所武岭学校。总司令自己是该校的校长,所以校门口的题字,也是他的亲笔。这所学校的建筑,较之清华燕京之类,也许是稍逊,可是比起一般公立私立大学的倾覆模样,真会使人引起一阵希望我们自己的小村里也出一两位大人物,可使我们可怜的儿孙受些意外幸福的妄想。”那个时期,上海知名文人赵家璧游溪口如此写道。是的,为与校园建筑相契合,当年武岭学校建校时,原地保留了数十棵古樟、古银杏,同时悉心栽培了一大批名贵的花木,使得校园绿化独树一帜,环境显得格外清幽。就连校长蒋介石,对校园环境也很是得意。他特地命人在学校大

礼堂临武山的崖石之上,镌刻自己手书的“武岭幽胜”四个大字。

如此宜于“散心”的环境中,法师的心境慢慢平复起来。10月16日,法师还想着见一个相见的人。他致函他的弟子、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胡宅梵:“仁者有暇,乞惠临武岭学校一谈。”

僧人散心大多不求热闹,也可能因为心情郁闷,弘一法师小住溪口期间很少外出。他在溪口的活动踪迹,难闻其详,史料只留下片言只字,仅见“出入”于武岭学校图书馆,还有一岭之隔的武山庙。

那年的武岭学校图书馆,尚在武岭城楼里面(1934年扩建后移至校园西首平房)。已经相当丰富的馆藏图书中,法师披阅了哪几种?眼光闪亮时,可曾寻着了哪个慧根?

“长亭外,古道边,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笛声残,夕阳山外山。天之涯,地之角,知交半零落。一壶浊酒尽余欢,今宵别梦寒……”李叔同的《送别》,广为传唱,其歌词被誉为“二十世纪最优美的歌词”。兴许是一种巧合,七八十年后,法师驻留过的武山庙,那里面的《梦回溪口》庙会,时常响起让人怦然心动的《送别》。泉下的法师,假如知道了这一切,会作何种感慨呢?

10月下旬,弘一法师已经在溪口消除烦闷,他“想通”了——决意放弃开办南山律学院。10月28日,闻杭州虎跑定慧寺圆照禅师圆寂,黄寄慈在武岭门外的溪口车站,依依送别恩师。明天,弘一法师将出席圆照的荼毗封龕仪式。当月底,法师只身从省城回到慈溪五磊寺,正式宣布停办南山律学院。

如此推算,那年10月,至少有半月光景,弘一法师是在溪口度过。

一把老去的锄头

□王林军

在乡村大地,一把锄头正在无可奈何地老去……

老去的锄头,也像一位老去的人,在日益寂寥和漫长的时光里,最爱忆起过往的种种。

那时候,作为一把锄头,是热闹和快乐的。它有许多兄弟姐妹,比如板锄、铁耙、铲子、镰刀、锄刀、犁铧,比如风车、稻桶、谷箩、谷耙、簸箕、谷筛……它们生活在一起,劳作在一起,既各司其职,又分工协作。

白日里,它们一起闹哄哄地出门去,来到村庄广袤、肥沃的田地上,来到油菜、白菜、土豆、芋艿、玉米、水稻们的中间,它们各展身手,各尽其能,或锄,或挖,或铲,或割,或耙,或搂,有的亲吻泥土,有的亲吻庄稼,它们忙碌而不失欢快,它们勤劳而不失精神。活儿轻松时,它们也会自在地哼一支小曲,自娱娱人;活儿吃力时,它们要么弓身曲背一言不发,只努力绷紧自己的身体,凝聚起全身的力道和意志;要么泼辣辣地喊一段劳动号子,给自个及大伙提提气、鼓鼓劲。

到了夜里,一把锄头和它的兄弟姐妹,又回到了家里。它们共处一室,团团圆圆,挤挤挨挨。虽然经过了一天的劳动,有点累,有点乏,但在睡前它们还是会互相唠唠嗑儿,天南地北,家长里短,自由随意,轻松活泼,正可解解白日里的乏和累。锄头说,我今天锄了好多的杂草,叠起来都有一座小山。犁说,我今天犁地,不但吃泥深,而且犁得又快又平整,犁出的地就像一片波浪翻滚的大海,一眼望不到头,真是过瘾得很。镰刀说,我今天才叫厉害呢,“唰唰唰,唰唰唰”,割起稻子来,那真如攻城拔寨、所向披靡,一转眼就是一大片,再一转眼,又是一大片……当然,它们有时也会谈谈各自的理想,而它们共同的最高理想,就是五谷丰登,田园葱茏!末了,它们还会安排好明天的活计,然后各自打着呵欠,互道晚安,在乡村月色溶溶、虫鸣唧唧、到处飘满草木泥土气息的夜里,酣然睡去。

大多时候,一把锄头和它的兄弟姐妹,是其融融、亲密无间的。当然也像天地间所有的兄弟姐妹一样,有时它们也难免要相互斗斗嘴、使使气。比如,板锄就曾斜着眼,轻蔑地对锄头说,别看你的样子像我,可你的力气怕是连我的一半都没有吧!而锄头自己,也曾没心没肺地嘲笑过风车,说它木头木脑、笨手笨脚、怪模怪样,十足像个傻不拉叽的外星人——即便是斗嘴,即便是使气,现在,在一把锄头有些黯黯的回忆里,也都是温馨的,也都是充满着勃勃的生气!

你不知道,一把锄头,一把老去的锄头,有多么想念,想念它曾经的兄弟姐妹,想念它们曾共同开创和拥有的峥嵘岁月!然而,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,它的兄弟姐妹们,开始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田园,离开了自己,只剩自己光杆儿一个,还失魂落魄地坚守在,既熟悉又日益陌生的乡村大地上。细想想,也就不难明白:村庄上已极少有人家栽种水稻,那么还要镰刀、风车、稻桶它们干什么;村庄上连一头耕牛都找不到了,那么还要犁铧啊、牛鞭啊作什么;村庄上越来越多的人,走出乡村,远离田地,奔向城市,走进工厂,那么还要它们一大堆农具干什么……听说它们,现在大多已进了农具博物馆,一把锄头可惜没脚,可惜自己也已老弱,不然真想找上门去,抱住它的老兄弟老姐妹们,酣畅淋漓地诉一诉衷肠。

在那并不十分久远的过去,作为一把锄头,也是充满着生机和荣光的,当早出的阳光或晚归的月光,打到它身上时,它就会骄傲地冒一朵寒光,闪亮,耀眼,神采奕奕!

尽管不像板锄那么厚重,尽管不像犁那么复杂,一把锄头,轻便,简单,但在所有的兄弟姐妹中,一把锄头可以说是最为得用的。这不,锄杂草、挖坑下种、开沟放水、修整田垄、挖番薯掘土豆起芋艿等等,它都是适用的,都是得心应手,无往而不利;即使从田间劳作归来,把它横在背上,这头挂两株青菜,那头挂几棵萝卜,还可以把它当作一根扁担来使唤。正因为它的得用,一把锄头,在它众多的兄弟姐妹中,也可以说是出工最多最勤的,自然也深得主人的器重,有时虽然用不到锄头,可出门时,还是会习惯性地向肩头上扛一把锄头,当它稍有磕碰,回到家立即拿磨刀石等,给它不停地打磨,让它重新变得锃亮,变得锋利。不仅锄头时刻保持着锃亮和锋利,即连锄柄,因为长时间被汗水和手所浸透,所以积淀起了一层厚厚的包浆,看上去也是光滑而漂亮的。

或许,正因为它的得用,当其他的兄弟姐妹陆续被乡村所抛弃时,一把锄头还是被幸运地留了下来。可即使留了下来,即使还有十八般武艺傍身,一把锄头也早已不如过去那般荣耀,不如过去那般朝出晚归出工频频,它能够征战的沙场,也早已不如过去那般的广袤辽阔。而且,偶尔出工时,一把锄头也明显地感觉到,主人的身子不再挺拔,肩膀不再宽厚,使用它时,也不再像从前那般孔武有力、挥洒自如。那么,究竟还有没有一双手年轻而有力的手,从现主人这里庄重地接过它?对此,一把锄头是没抱多大希望的。因为,一把锄头明白,属于它的最好的时光,早已随着乡村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转身,悄然远去!

一块块铁锈,像一块块老年斑,渐渐爬上了它的锄头;锄柄上的包浆,也在日复一日地褪去,不再光滑,不再润泽——在乡村大地,一把失落的锄头,正在漫长而寂寥的时光里,不可逆转地老去!

故人具鸡黍 邀我至田家

陈国燕 摄



桃花源酒话

□沈潇潇

W周五来电,说周末小聚一次吧。心神领会,这个“小”指M、Z、他和我四位老同学。我在电话里说:“这次来奉化吧。”我们的聚除了聚和尽兴不再有其他理由,如上次小聚,整个午后闲坐在鄞州公园内李元摄影艺术馆后园喝酒、晒太阳、聊天,到太阳西沉时拍拍屁股转移到附近酒店尽兴。某次小聚还被Z写成一篇文章行间浸满酒精的《豪饮有理》刊在杂志上。

次日黄昏,W和M、Z大驾光临,四人向奉化桃花源“天下第一桃园”附近的一家农家乐进发。去年桃花文化节时我们曾在此小聚,他们对这里的牛头和葱烤鲫鱼赞不绝口,我故有此安排。途经中塔路,W突然叫停车,原来他看见路旁有家店铺的招牌上写着专卖水蜜桃酒。他上车时举着酒瓶说:“今天喝这个,奉化产水蜜桃酒。”地产桃酒?连我都是第一次听说,但见递来的酒瓶上确有“奉化区弥香源果酒酿造厂”字样。

上菜前,好道根究底的Z端详着酒瓶问我:“这酒怎么叫弥香源?”我也不知,但因着东道主的虚荣,就现编起来:

“奉化过去品质最好的水蜜桃在长汀村,长汀又是传说中弥勒化身布袋和尚的出生地,当地传说把水蜜桃之功归于他,说他在天庭蟠桃会上偷偷带回桃核,才有了琼浆玉露、瑶池珍品的奉化水蜜桃,酒名就溯了这个源。至于成语历久弥香,不用解释了吧?”即兴演绎貌似圆满,竟得到Z点头认同。

第一口酒喝下去让我十分意外,原认为这水蜜桃酒就像杨梅酒、青梅酒一样是一种简单的浸泡酒,而此酒口味根本不像浸泡酒,应该是像白兰地那样的蒸馏酒。拿过酒瓶一看,果然标明是蒸馏酒。白兰地是葡萄发酵后经蒸馏而得的酒,这弥香源就应该是水蜜桃发酵后经蒸馏而得的酒了,所标酒精度也与白兰地相仿是45度,只是口感比经过橡木桶贮藏、酒味丰厚的白兰地来要显得清纯一些。

热腾腾的牛头上桌,大家动刀分割,大快朵颐。其间,W如数家珍地说起奉化好滋味的东东真不少,如牛肉干面、莼湖海鲜、米豆腐之类,已在宁波名气不小……言下之意好像是要把这个双休日都交给我安排了。不过作为奉化人,这也是值得自豪的。

酒过数巡,一瓶水蜜桃酒很快见底,新启一瓶斟杯再喝,各人也已初酣,话题也重拉回到酒上。三人先是嘲弄我一通,说我到今天才喝到这水蜜桃酒,枉为身在桃乡的资深饮者。后来,三人便猫拖酱瓜管起了闲事。M说这酒虽好喝,但要走向市场,起名宜直白,如茅台以地名名,五粮液以酿酒原料名,饮过不忘,这弥香源曲里拐弯,不好记。W却认为这酒不错,有独特文化内涵,若再往琼浆玉露、瑶池珍品上靠一靠更好。Z说水蜜桃酒应成为奉化特产品牌酒,不妨在桃文化节时设一个鉴定品尝活动以扩大影响。

我的思维也被激活了,一口气吐出一串设问句:作为中国水蜜桃之乡,仅有春赏花、夏摘桃是不够的,而水蜜桃酒业不是桃产业链的一个延长环节?奉化有5A级景区,富有特色的旅游产品开发却一直是弱项,这水蜜桃酒不是可补其短吗?从中国桃乡、弥勒圣地带几瓶弥香源酒回去与亲友分享,对游客来说何尝不是美事?景区众多的旅游饭店,若能把这水蜜桃酒作为向游客的推荐产品,何尝不是共赢?奉化每年有赴杭、沪农产品促销会,水蜜桃酒不是可跻身其间吗?土得不能再土的山东煎饼已然成为

山东的一个文化符号,其礼品包装通过电商等渠道销往全国,那么深染奉化地域文化印记的水蜜桃酒又为何不能这样做呢?同时,我不忘自我辩解:若如此,我何至于会迟至今日才喝到这款酒呢?

还没说完,三人便一起上来和我干杯。乱纷纷中,酒喝下去不少,酒话说出来不少……后来,我记得W豪气干云地站起,举杯宣布:“今晚我要为奉化人民作贡献了,搞一个破坏性试验。”“破坏性试验”是他的口头禅,意思是他要让水蜜桃酒灌醉自己,看醉后的身体感觉如何。我意识到他已醉了,站起来想劝他再喝,却举杯和他一饮而尽——我也醉了。

无疑,四人当晚都完成了“破坏性试验”,散席时一个个“问今是何世,乃不知有汉,无论魏晋”。没承想,次日我醒来后却没有出现往常沉醉后的头疼昏昏然,而只有些轻微的疲惫感。忽然想:桃子自古以来被认为是延年益寿的仙果,这水蜜桃酒值得行家好好鉴定一番,说不定算得上中国庞大酒家族中的一品养生酒呢——若此,对荣膺“中国水蜜桃之乡”和“中国桃文化之乡”佳誉的奉化来说,我们几人的酒话也就有意义了。